汉英姓名及其文化内涵的对比研究

许爱军

(国际关系学院 英语系, 北京 100091)

[摘要] 汉英姓名作为各自文化中最基本的现象之一, 承载着各自文化中大量的历史、地理、语言 and 传统习俗等方面的信息。汉英姓名的数量、结构排列和取名方式都有着很多相通和相异之处, 反映着各自文化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对汉英姓名的对比研究有助于在跨文化交际中提高文化敏感性, 从而在对外交往中达到更好的沟通和交流。

[关键词] 汉英姓名; 姓、名数量; 结构排列; 取名方式;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8)05-0071-07

姓名是文化的最基本现象之一, 是人类特有的一种人文符号, 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个体相互识别的重要标志。姓名, 作为一个文化载体, 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传递着特定的文化信息。汉英文化中的姓名各自受到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影 响, 形成了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 本文从汉英姓、名数量, 姓名结构排列以及取名方式的异同等方面去探究汉英姓名的文化内涵。

一、姓、名数量

(一) 汉语中姓少名多

汉语中姓究竟有多少?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准确的统计。宋代成书的《百家姓》收集了 442 个单姓, 61 个复姓, 共 503 个姓。而 1984 年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姓氏汇编》则共收入单姓、复姓共 5730 个,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已经不用或相当罕见的姓氏。虽然中国历史上姓氏数量不少, 但目前常用的也就 100 个左右。

根据 2004 年的统计结果, 中国的 10 大姓是以中国人口最多的超过 2% 的汉族人口的大姓排名如下:

常见姓氏	所占百分比	排名
李	7.94	1
王	7.65	2
张	7.07	3
刘	5.38	4
陈	4.53	5
杨	3.08	6
赵	2.29	7
黄	2.23	8
周	2.12	9
吴	2.05	10

(表一)

根据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号码查询服务中心所提供的中国最常见人名前 50 名排行榜, 我们制作出

以下两个排行榜:

中国最常见男子名排行榜:

常见人名	百分比	人数	排名
张伟	0.0244	290607	1
王伟	0.0236	281568	2
李伟	0.0219	260980	3
刘伟	0.0197	234352	4
李强	0.0188	223950	5
王磊	0.0176	209757	6
李军	0.0168	199772	7
刘洋	0.0168	199642	8
王勇	0.0167	198720	9
张勇	0.0166	197859	10
李杰	0.0161	191759	11
张磊	0.0160	191065	12
王强	0.0160	190266	13
王军	0.0160	189999	14
张杰	0.0159	189117	15
张涛	0.0149	177993	16
王涛	0.0149	177978	17
李明	0.0149	177898	18
王超	0.0147	174891	19
李勇	0.0146	173615	20

(表二)

中国最常见女子名排行榜:

常见人名	百分比	人数	排名
王芳	0.0225	268268	1
王秀英	0.0207	246737	2
李秀英	0.0205	244637	3
李娜	0.0205	244223	4
张秀英	0.0198	236266	5
张敏	0.0196	233708	6
李静	0.0195	232686	7
张丽	0.0195	232533	8
王静	0.0195	231914	9
王丽	0.0190	226724	10
张静	0.0186	221483	11

常见人名	百分比	人数	排名
李敏	0.0179	213606	12
王敏	0.0179	213603	13
王艳	0.0163	194371	14
李娟	0.0158	187701	15
张艳	0.0153	181752	16
李艳	0.0148	176676	17
王娟	0.0144	171785	18
王秀兰	0.0140	166111	19
李霞	0.0139	165189	20

(表三)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李、王、张这三大姓所占比例均超过全国汉族人口的 7%,而汉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91.59%,因此在中国这三大姓人口均超过 8400 万人。十大姓加起来,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 44.34%,总人口达 5.28 亿,而十大姓中的最后一名吴姓人口也超过了 2400 万人。

表二、表三说明汉语中存在重名现象,无论男子名,还是女子名都存在着较多的重名现象,但汉语中的重名现象主要发生在姓 + 名之后的重叠,同名同姓的人多,而不是单纯的重“名”。这主要是因为汉语中姓氏较少的原因,这一点和英语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相比较而言,汉语中“名”比姓要多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汉语文化中“名”是“随意”取的,可以随传统、随习俗、随礼数、随潮流、随地、随时、随景、随事来命取,具有极强的偶然性,汉语人名的命名范围之广泛、意义之丰富、变化之多样是英语人名所无法比拟的。

(二) 英语中姓多名少

相对汉语而言,英文姓多名少。英语中姓的数量多得惊人,据统计,英国大约有 3.5 万个姓氏,而作为移民国家,拥有全世界各民族姓氏的美国在 1974 年姓氏就已多达 128 万个。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字,1990 年在美国,数量上居前十位的姓氏依次为:

姓氏	所占百分比	排名
SMITH	1.006	1
JOHNSON	0.810	2
WILLIAMS	0.699	3
JONES	0.621	4
BROWN	0.621	5
DAVIS	0.480	6
MILLER	0.424	7
WILSON	0.339	8
MOORE	0.312	9
TAYLOR	0.311	10

(表四)

从表四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排名前十位的姓加起来的总和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5.623%, 不仅低于排名第一的汉语李姓(占总人口的 7.94%), 同样低于排名第三的汉语张姓(占总人口的 7.07%)。由此, 我们也不难推断, 英语文化中的姓要远远多于汉语文化中的姓。英语中“姓”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英文中“姓”的历史有关。原本有名无姓的英国人, 只是用一个单名来指代个人身份, 当大量的重名出现之后, 人们开始将“姓”附加在单名之后, 用作修饰, 而这种附加和修饰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因此, 在英语文化中就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姓”也就不足为怪了。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人口普查局所公布的最常见的男子名以及最常见的女子名排行:

美国最常见男子名前二十位排行:

常见男子名	百分比	人数	排名
JAMES	3.318	4,840,833	1
JOHN	3.271	4,772,262	2
ROBERT	3.143	4,585,515	3
MICHAEL	2.629	3,835,609	4
WILLIAM	2.451	3,575,914	5
DAVID	2.363	3,447,525	6
RICHARD	1.703	2,484,611	7
CHARLES	1.523	2,221,998	8
JOSEPH	1.404	2,048,382	9

常见男子名	百分比	人数	排名
THOMAS	1.38	2,013,366	10
CHRISTOPHER	1.035	1,510,025	11
DANIEL	0.974	1,421,028	12
PAUL	0.948	1,383,095	13
MARK	0.938	1,368,506	14
DONALD	0.931	1,358,293	15
GEORGE	0.927	1,352,457	16
KENNETH	0.826	1,205,102	17
STEVEN	0.78	1,137,990	18
EDWARD	0.779	1,136,531	19
BRIAN	0.736	1,073,795	20

(表五)

美国最常见女子名前二十位排行:

常见女子名	百分比	人数	排名
MARY	2.629	3,991,060	1
PATRICIA	1.073	1,628,911	2
LINDA	1.035	1,571,224	3
BARBARA	0.98	1,487,729	4
ELIZABETH	0.937	1,422,451	5
JENNIFER	0.932	1,414,861	6
MARIA	0.828	1,256,979	7
SUSAN	0.794	1,205,364	8
MARGARET	0.768	1,165,894	9
DOROTHY	0.727	1,103,652	10
LISA	0.704	1,068,736	11
NANCY	0.669	1,015,603	12
KAREN	0.667	1,012,567	13
BETTY	0.666	1,011,048	14
HELEN	0.663	1,006,494	15
SANDRA	0.629	954,879	16
DONNA	0.583	885,047	17
CAROL	0.565	857,721	18
RUTH	0.562	853,167	19
SHARON	0.522	792,443	20

(表六)

从表五和表六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语文化中的重

名现象很多,和汉语中由于姓氏少而引起的同名同姓的重名不一样,在英语文化中的重名是纯粹的名的重叠,而不是姓氏上的重名。在美国 3 亿人口中,就有 4,840,833 名男子叫 James,有 4,772,262 名男子叫 John 而有 3,991,060 名女子叫 Mary。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英语文化中的名要远远少于汉语文化中的名。

当然,如果非要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可以说英语中的 Smith, Johnson, William 这三个姓就相当于汉语中的李、王、张姓,汉语中的男子名“伟”、“强”、“勇”就相当于英语中的 James, John 和 Robert。汉语中的女子名“芳”、“秀英”、“敏”、“静”就相当于英语中的 Mary, Patricia, Linda 和 Barbara, 但应该明确的是,在重姓轻名的汉语文化中以及重名轻姓的英语文化中,它们各自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二、姓名结构排列

(一) 姓名构成差异

汉语文化中姓名的组成格式固定,通常只有一种:姓+名,而英语文化中相对来讲更加灵活多样,通常有以下几种方式:

1. first name (given name, Christian name) + last name (surname, family name), 即: 第一名(赋名、教名)+最后名(姓)
2. first name (given name, Christian name) + middle name + last name (surname, family name), 即: 第一名(赋名、教名)+中间名+最后名(姓)
3. first name (given name, Christian name) + second name + third name + ... + last name (surname, family name) 即: 第一名(赋名、教名)+第二名+第三名+……+最后名(姓)
4. first name (given name, Christian name) + ... + last name (surname, family name) + Junior 即: 第一名(赋名、教名)+……+最后名(姓)+ Jr (当孩子取父亲名时)

汉民族人口众多,但姓名结构却整齐划一,少有例外。这种单一性反映了汉民族重视规矩的文化特

性。在汉语文化中,无论做什么事,都讲究与整体的一致性,强调共性。英语姓名结构所显示出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英语民族追求个性,求新求异的思维模式和民族特性。

(二) 夫妇姓氏差异

在中国大陆,夫妇各姓,但子随父姓,而英语文化不仅子随父姓,而且妇随夫姓。在中国大陆,女性无论结婚前后都保留自己的家姓,即夫妇各姓。但在英语文化中,按照传统女子结婚后一般都使用丈夫的姓,即妇随夫姓。如, Mary White 和 John Smith 结婚,婚后女方的姓名为 Mary Smith。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妇女的解放,中国妇女从此拥有了自己的独立姓氏,妇随夫姓到夫妇各姓这一习俗的演变体现着历史的巨大进步。

(三) 排列顺序差异

有名有姓是汉英文化的共同特征,但排列方式却大相径庭。中国人姓在前,名在后,而英语姓名却名在前,姓在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

1. 汉语的“姓”起源较早。它始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姓”字从“女”从“生”,显示了浓厚的血缘关系,其作用为“别其种族,分其类”。汉语的“名”产生较晚,夏商以后才开始出现。由于历史上中国人先有姓后有名,因此姓前名后是自然顺序,而英语民族中最早在相当一段历史时间里,人们只有名而无姓,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出现了大量的重名现象,人们才开始采用在名后加修饰语的方式来区别同名的人,而当这些修饰语稳定下来后,就成为一个家族的姓。英语姓氏始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并随着 18 世纪英帝国的殖民拓展而传播到世界各地。由于英语文化中先有名后有姓,因此名前姓后也是自然顺序。

2. 文化价值观的体现。在汉语文化中重姓轻名,姓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宗族或一个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群体。汉语文化是一个在以血缘关系的宗法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它以群体为取向,对血缘关系高度重视,强调集体,强调家族,强调共性,所以姓在前,而名则代表着个体,是个性的体现,在宗族、集体至上的中国社会,这个小我必

然置后,所以名在后。与重视共性、崇尚集体主义的汉语文化相反,英语国家重名轻姓、英语文化以自我为中心,重视个体,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代表个性特征的名被放在第一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取名方式

取名方式的异同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反映着各民族独特的心态,同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发展状态以及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

(一) 英语取名方式

1. 直接取用《圣经》中的人物名

英、美人大多笃信基督教,他们的宗教信仰深刻地影响着取名方式。很多时候他们在取名时会直接借用《圣经》中的人物名,如 David Adam等。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统计,1996~1997年度使用频率最高的前10位男子名当中,有七个教名都是取《圣经》中的人物名。而常见的女子名中的 Mary Elizabeth等也都是取自《圣经》。在美国,人们的取名方式如出一辙,他们也喜欢用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圣经》中的名字给孩子命名,常见的男孩名如: Abraham Jacob Michael Joshua Matthew Ethan Andrew Daniel Anthony Christopher和 Joseph而常见的女孩名有: Sarah Emily Emma Madison Abigail Olivia Isabella Hannah Samantha和 Ashley

2. 直接使用父辈的名字

英语文化中常常以父母亲朋的名字直接给孩子命名,英国伟大的科学家达尔文的全名是 Charles Robert Darwin(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这其中 Charles是他伯父的名字,Robert是他的父亲的名字。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儿子叫 Franklin Roosevelt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儿子也叫 John D. Rockefeller 为便于区别,人们常在姓名的姓后加上 Jr (Junior) 或 Sr (Senior)。如 Franklin Roosevelt Jr 指的是小罗斯福,即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儿子,而 Franklin

Roosevelt Sr 指的是老罗斯福。同样, John D. Rockefeller Jr 指的是石油大亨的儿子,而 John D. Rockefeller Sr 指的是石油大亨本人。

3. 选用寄予父母美好希望的名字

父母对孩子的希望体现在他们给孩子取的名字当中,女孩名如: Angela(天使般的)、Alexandra(人类的保护者)、Amanda(可爱的)、Belinda(美丽)、Catherine(纯洁)、Cheryl(可爱的)、Julia(年轻的)男孩名如: Alan(英俊的)、Alfred(异常聪明的)、Brian(高、高尚、强壮)、Charles(有男人气概的)、Eric(受尊敬的、强大的)、Frank(自由的人)、Howard(意志坚强的)。

4. 选用语音美、符合性别特征的名字

名字有男女之分,英语名也不例外。一般来讲男孩名阳刚,女孩名柔美是不同文化的共同特征。从语音上讲,英语中的女性名字常以元音 a e y 结尾,如 Mary Amy Laura Alice Betty等。男性名字多以辅音结尾,如: Alex Richard Jason Bill Tom Frank 此外,男性名字多不超过3个音节,时常以爆破音结尾,且重音经常在第一音节,读起来铿锵有力,显示出男性的强悍和力量,如 Jack Larry Tom David等;而女性名字有时候音节较多,有时重音不在第一音节,音律优美、婉约,显示出女性的温柔之美,如 Stephanie Sabrina等。

以上几种取名方式是英语文化中取名的最主要方式。事实上,追求标新立异的美国人在给孩子取名的时候有充分的自由,很多时候也是个性十足,一个名为 baby center 的网站列出了一些不常见的名字,如选用了古老故事、传说中的人物: Herp Ulysses;还有的父母给孩子取了一个食物的名字,如美国演员 Gwyneth Paltrow 在2004年的时候给自己女儿取名为 Apple 还有父母将自己的孩子叫做 Banana Pumpkin 和 Cookie 还有按地名取名的,如: Brazil India 和 Rome 按历史著名人物取名的,如: Newton 和 Hannibal 按鲜花和天气命名: Buttercup Sunshine 和 Thunder 歌星、影星对人们取名也产生着影响,因此就有了这样的名字,如: Beyonce Charliize Reba Pierce Shakira 和 Whitney 而影星也经

常别出心裁给自己的孩子取些不常见的名字,如 Angelina Jolie 和 Brad Pitt 就给他们的女儿取名为 Shiloh 而 Tom Cruise 和 Katie Holmes 给他们的女儿取名为 Suri

(二) 汉语取名方式

与英语文化相对比,汉语中的取名方式呈现出自己独特的特征。常见的取名方式有:

1. 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取名方式

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做人之道”,它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倡导“忠、孝、仁、义、礼、智、信”。正因为如此,很多与儒家思想相关的名字应运而生。

2. 以五行说取名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是万物之本,五行之说影响着人们的取名方式,在给小孩子取名时,人们根据出生的时辰推算出孩子的命中缺少五行中的哪一项,然后在取名时进行弥补,如命中缺金,就选“鑫”字,缺水,就用“淼”字,缺木,就取“森”字,当然很多时候,人们也会选用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汉字,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3. 表达长辈希望和理想的取名

汉语名常会融入父辈对后代的希望和理想。希望以后能生一个男孩,会给女儿取名为望娣、招娣,希望家道兴旺会给孩子取名为富贵、广财,希望光宗耀祖、报效国家会取名显祖、耀邦、振华等。此外,常见的男子名“伟”、“勇”、“强”、“杰”、“超”都寄托着父辈的希望和理想,而对女儿的希望也体现在她们的名字上,如“敏”、“芳”、“秀”、“淑”、“丽”、“艳”、“贞”、“慧”等。

4. 具有时代特色的取名

从汉语名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出孩子出生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如:建国、援朝、跃进、卫东等。这也是汉语取名的一个鲜明特色。

5. 以出生地,出生时间,随地,随时,随景,随事取名

这种命名方式也很常见,沪生、京生、曦晨、雨生等名字都是这种命名方式的产物。

除上述主要的取名方式,汉语中还有其他一些方式,如:排行族谱辈份命名法,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这样的取名方式已越来越少,而一些新的命名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开始出现,如:受英语文化的影响,父母给孩子取名为杨凯文,朱莉亚,许大卫;取父母双姓+名字的方式;取四字名等等不同的方式。相信不久的将来更多的新、奇、怪的命名方式还会涌现出来。

比较汉英两种取名方式,我们不难发现汉英文化在取名时的相通之处,但它们的区别也显而易见,总结如下:

1. 以五行说起名为汉语所独有。

2. 汉语名重视寓意。相比较而言,英语名更重视语音的美感。

3. 汉语中以时间、地点、事件命名的方式在英语中相当罕见。

4. 汉语名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而英语名不具备这样的特征。

5. 汉语中不可以直接取用父辈名字。中国人对长辈表达的是一种尊崇和敬畏,在父为子纲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儿子使用父亲的名字是绝对禁止的,是一定要避讳的;而英语文化中一个对长辈表达尊敬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直接取用他们的名字。这也是英语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人生而平等。在英、美国家儿子用父亲的名字,晚辈直呼长辈的名字就是明显的佐证。

6. 中国人往往在名字中表达理想和希冀,尤其是自己未曾实现的理想,希望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实现,英语文化中父母给孩子取名虽然也充满了对孩子的希望,但希望自己的理想在孩子身上实现在英语文化中却不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重视家族的概念,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光宗耀祖,而英、美人更加重视的是自我实现。

四、结束语

姓名是人类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识别符号,它的社会功能是人们用来相互区分的标志并与文化紧密

相联。汉英文化中的姓、名数量,构成排列以及取名方式都分别包含着这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言、宗教、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信息。对汉、英文化姓名以及文化内涵的对比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汉、英语文化的了

解和认识,同时也有助于跨文化交流中的英语教学和研究,更有助于我们在对外交往中增进理解、增进友谊,达到更好地交流和沟通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 胡文仲. 英美文化词典[J].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 [2] 胡文仲. 文化与交际[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
- [3] 戴卫平. 英国人姓名与英国文化[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0 (4).
- [4] 杜学增. 中英文化习俗比较[M]. 北京: 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1999.

- [5] 张惠英. 语言与姓名文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6] 邓炎昌, 刘润清. 语言与文化[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 如月)

· 学术信息 ·

把和平崛起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许亮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和普遍性的价值,它的建构需要理论工作者带着使命,从具体条件下的具体问题入手。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使国际关系理论失去了学术价值,而烙上了政策目的。这是一种错误理解。如果学者是围绕既定的政策来建构理论,当然会使理论沦落为政策的工具;如果学者是从中国的特殊情况、具体问题入手建构理论,理论就不会丧失学术性。发展问题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西方学者关注的是崛起的中国会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而中国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崛起。该文认为,最为合适的方式是中国通过融入国际体系实现和平崛起。中国崛起过程能否和平进行,不仅取决于中国自己,也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如果他国把中国的崛起或中国本身视为威胁,而采取各种敌视政策,那么中国威胁论就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总之,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完全可以把和平崛起打造成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既是中国学者的机遇,更是不容回避的使命。如果仅仅局限于美国主流理论的科学主义思路,只会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带入“陷阱”之中,难以实现突破和发展,也不会获得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和尊重。

(车力)